

初秋的黃昏



先生差旅去。晚餐後，孩子主動提議去散步。逢好天氣，那向來是我們全家固定的飯後活動，通常他或騎車或滑板前行，我和先生跟在後頭，看著他追逐著想像中的賽車對手，或各種躲藏於樹叢林間的敵人，離我們越來越遠。

今天孩子決定就是散步，什麼配備也不帶。

入秋了，他穿上外套，戴上球帽，「我帥嗎？」甜美地問。

傍晚的街道安靜無聲，我們如常先朝坡下走。「爸爸不在家，我必須四處偵察，確定一切沒問題。」一出門，孩子宣布了今天的任務：「首先，確定那些大野菇沒有再冒出來！」他說的是不久前，下過雨後，草地上冒出了一團團巨大褐色的野菇，遠遠看去，他以為是一團花叢，我則以為是某種大動物留下的糞便（他還是比較浪漫一點）。大人們總跟孩子說，野菇會抑制草坪的生長，養成他一見到它們總大腳一踩的習慣。那團野菇後來被除草工人清掉，讓他放心不少。

檢查過草地，無慮後，我們注意到後院牆邊的木槿花（Rose of Sharon）紫花成串地盛開。這株高大、作為藩籬的「沙崙玫瑰」，複瓣每朵花只開一天，但整株開得繁茂，一天一天地，可以從仲夏持續綻放到八月底。有一年逢暴風雨，木槿傾倒花墜，根莖暴露，受傷不輕。我們三人奮力地把她推起，加以繩棍支撐。內外傷自我調理之下，她終於慢慢地恢復生氣，幾年之後，枝頭又是一片燦爛。

木槿是韓國的國花，韓語有「不朽」、「無窮」之意，巴比狄倫唱過關

於她，瓊拜雅也有首歌把木槿比喻為「山谷的百合」，猜想她呼應著國中去教會玩時學會的那首聖歌——〈耶穌，沙崙的玫瑰〉。

對於花的認識很多都是後來的，當初決定種某種花，可能因她的屬性或花姿，也可能單純只為她的名字：沙崙玫瑰，堅毅而美麗。

來到鄰居前院的幾塊大石頭前，孩子一一登爬，舉手遮眉眺望，「社區很安全。」他說，像個盡責的守望員。繼續往前走，他邊走邊嚷嚷：「不要踩到地上的裂縫歐。」指的是我們曾讀過的一則故事：若不慎踩到地面裂縫，各種糗事都可能跟著你。「歐歐！」我假裝到了學校才忘記帶午餐的錢，他則假裝站起來回答老師問題時發現忘了穿內褲……母子倆輪流編著笑話，一想到所有可能的糗樣，笑彎了腰。

一陣警鳴從山坡上傳來。「是消防車！」我們決定一探究竟，匆匆爬到坡腰處，鳴聲已消失，卻意外地看到遠處橘紅的太陽正隱落著。「去看夕陽吧！」我提議。來到樹林寬廣處，母子倆並肩駐足，沉默地注視著眼前的火團，由絢爛歸零，只剩天邊一團橫行淡橘的色影。「像一艘前行的遊艇。」孩子說。遠眺天空裡那道彷彿在雲層中浮沉的橘，我點點頭。

暮色籠罩，屬於山腳下卡車公司的車隊正緩緩駛入停車場。天空星火瞬間露現，幾部夜航的飛機由遠至近而過，不知是離開或歸來，「那一定是爸爸的飛機。」他指著其中一架，高舉手臂，用力地揮舞。

來到街底轉彎處，碰到夜歸的鄰居，寒暄一陣後，對方的車燈消失在兩側植遍花叢的車道裡，我們繼續走，「聽見沒，是蟬叫聲。」我說：「仔細聽，還有青蛙。」暫停腳步，我們細聽夏末稀疏的鳥蟲聲。「如果青蛙跳出來怎麼辦呢？」孩子問。「應該會馬上跳開，因為在牠們眼中，我們就跟巨人一樣。」我說。

涼冽的夜空，不見悶熱夜晚出現追逐的蝙蝠；沒有車，甚至習慣吠叫的那幾家人家的小狗也安靜了，整條街就只有我們兩人，大手牽小手，走向暮色裡的家。

...

另一個傍晚。

吃完晚餐後，天色尚早。「去散步吧！」這回換我建議。

長時上學回來人已倦的孩子起先意興闌珊，但一聽我說「去林中探險」，旋即跳起，鞋子一套，精神來了。

夏天以來，後院的隱祕樹林草豐葉茂，入口的巨石如守衛的士兵，童年時，男孩不時把幾根他父親整修房子後留下的長木條、幾根撿來的樹枝，排架兩顆石頭上，宣稱蓋了一座堡壘，像想中的對手正隱匿林中，他隱伏石穴中，伺機突擊……還不到上學的年紀，經常許多下午，幾個小時過了，他就自己這麼玩著。

季節正盛，草長枝葉繁，新藤繚繞。跨過斷木，撥開藤枝，循著空隙，母子倆一前一後，一邊小心腳下的野藤蔓刺，一邊往一排高壓電杆下的短草曠



地走。

陽光正飽滿而謙遜地告別，飛鳥歸巢，夜幕全降之前，所有的活動都和緩了。

一株長得很健康的樹草，一坨黑色動物的糞跡。不見初春時四處晃蕩的火雞家族，也不見深冬覓食的野鹿，這個季節牠們不乏飽足的糧食，不必冒暴露於人類面前之險。

高壓電下的曠地是兩旁住家的深廣後院，右手邊已開發整建，左手邊依然原始未墾。高聳樹林裡散落著一塊塊高峻巨石，樹葉遮蔽下，幽涼神祕，別有洞天，是兒子和同學放學後的冒險天地。數年前，男孩們發現了一座以防水、與樹林顏色相似的布料架成的瞭望或狩獵臺，高高地矗藏於林間，每回總要攀爬而上，登高望遠，自命為待命的森林守衛者。

突然，「妳看，是野鷹！」孩子指著天空一道呼嘯而過的飛影。

樹林坡下是一條本鎮與臨鎮共有的長型水庫，河水吸引下，院裡四季可見鷹和眾鳥的蹤影。圓臉圓眼如穿長氅、獨踞樹頭的橫斑貓頭鷹（橫斑林鴉）之外；幾次，清晨，一推開陽臺落地窗，木欄杆上赫然棲著一隻庫柏鷹（cooper's hawk），犀利雙眼、藍褐條紋背與長尾，警覺地顧盼林間尋找獵物。這些美國東北部山林中常見的鷹，翅翼寬壯，鼓動飛行的速度極快。

晴空萬里的秋季尤其是鷹類飛戲的季節，不像平日急著尋食，這時，牠們或高或低，或遠或近，如飛行員特技表演般於空中恣意翱翔。

被稱譽為「鳥之王國中的約翰」的自然文學家約翰·巴勒斯如此描寫過一隻雄性蒼鷹（hen-hawk）的遨遊：

蒼鷹在空中緩慢地飛舞，連翅膀都不怎麼抖動。牠以螺旋的方式上升，漸漸地變成了天空中的一個點。然後，牠縮起翅膀，如同一道彎弓，從空中猛地衝下。我以為牠要摔到地上，那會被摔死的，可是在將要著地的瞬間，牠又突然展翅高飛，像一枝弓箭，彈向空中，我從來沒見過如此壯觀的表演。

——《醒來的森林》



無需呼朋喚友，不喜躁鬧群居，鷹獨來獨往，或安棲於孤枝，或翱翔入雲。

另一片空地上遍開著純白的野蘿蔔，興榮中，有些正逐漸衰退。

自然競爭法則之下，野花通常莖高細長，以爭取陽光雨露的潤澤，花序則小而密，以吸引蜂蝶授粉傳宗接代，單株的野花或許無法與其它嬌豔罕見的人工花種媲美，但它適應力強，當滿山滿野遍開時，數大之美，引人駐足讚嘆。

雪白細碎的野蘿蔔，淡雅如絮，中心有時會有一單朵紫花，根聞起來像蘿蔔，十八世紀盛開於英宮廷，因安（或安妮）皇后縫織時不慎刺傷手指，滴血在白裙蕾絲上而有「安皇后的蕾絲」別名。花簇轉紅時，意味者花已漸老，花冠捲合起來成巢狀，開始結出種子，一季之後，收隱與新生同時進行，散發著一份神祕。

越常造訪這片樹林，越體認自己的無知：松鼠如何採食，樹所分泌的蛋白質、糖和脂肪對土壤的貢獻，腳下的落葉層和土壤混合成什麼樣的微生物世界，蔓藤與樹枝如何共生，蜜蜂與野花如何結合……；不但叫不出許多植物花卉的名字，我對它們的生態也全然陌生。

然而，訪客的無知擋不住萬物的生滅，曠野中的野花，岩岸縫隙的芒草，在鮮少足跡的野地自開自落，不為生而喜，不為滅而悲，不為無人欣賞而愁，僅需一寸空間，即得以活。偶爾，我隨手摘下一大把野花，連根帶土帶回屋裡，稍整理後，插在長型紫色花瓶裡，隔天，總見幾隻螞蟥露頭躁動；一覺醒來，發現處在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裡，該是何等詫異與困惑啊。

夏天已近尾聲，秋正接幕，草漸枯，樹葉開始換裝；自此，似乎不動聲色地，新生命也同時開始孕育了。四時無息，萬物代謝，自然的循環未因季節變換而稍有停頓；而那些微小的、似乎毫不起眼的事物，永遠那麼的神奇。

天色漸暗，孩子和我手牽著手，回到樹林朝歸途而去，暮色裡，新的一天也一步步接近了。

